守正创新——谈根植于用户的文献处理

■ 倪晓建
首都图书馆　北京 100021

摘　要：[目的/意义]以用户为中心,以服务为根本,针对学科的守正创新问题进行探讨。[方法/过程]从用户基本需求和为用户提供精准服务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结果/结论]图书馆应引导社会阅读,向社会推荐图书,也应对文献进行深层次加工,为读者利用文献提供方便。

关键词：荐读　精准服务　单元信息　功能信息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1.01.004

1　引言

2020 年是图书馆学教育 100 年,武汉大学约我写篇文章,我写了一篇《永远的珞珈山》。在图书馆学教育 100 年之际,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组织研讨图书馆学的教育问题很有意义。若干年前,程焕文先生、初景利先生、柯平先生、王余光先生等,谈论过图书馆学教育的前辈,都曾提到刘国钧先生、皮高品先生等一批学者,认为他们的学识相当高,是我们今天无法比拟的。

若干年前,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的时候,各个系的系领导在讨论学科建设问题及核心课程的时候,有不少人想将计算机、数学、外语列为核心课。我认为这些课非常重要,但不是专业的核心课,可以学,学两年、三年都可以,但它们不能被列入核心课程。20 年前,我承担了教委的一个关于图书馆学系信息素养教育的课题,曾经研究过学科建设及培养目标问题。所以要提高自觉自信,构建当代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谋求学科的长远稳定发展,这是当前的重中之重。今天如何守正创新,值得期待,学科在不断成熟发展,也非常值得期待。

本文从图书馆的角度,谈几个实际的问题,以期对学科建设提供参考与帮助。

首先,“正”是学科的一个根本,是学科的灵魂。“正”就是以用户为中心,以服务为本源,就是根植于社会。

“守正”就是要不忘初心、为社会服务、为用户解惑。

这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图书馆服务的一个基本问题,今天我们重提“守正”,并研究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把学科的“魂”丢在后边了。我曾问柯平教授、郑建明教授还有没有目录学的课程?他们说还有,但是有不少系的目录学课程没有了,名称也不见了,我们把图书馆学的一些看家本领,不仅是目录学,还有其他课程的知识点,都快丢失了。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与大家交流的就是根植于用户的守正创新及文献处理问题。虽然这些都是基本问题,但是我想应该重提,因为是“守正”。

2　关于用户的基本需求

图书馆学或者图书馆工作的基本点应该是用户,用户是上帝,用户就是一切。在用户服务中保基本应是一种责任。武汉大学吴丹教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就是把文旅部三大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数字资源进行融合。另外,文旅部启动的公共文化示范区建设,目前已经建了 100 多个地市级的示范区,其目的就是保基本,保基本是一种责任。

我国 500 多家出版社每年公开出版图书 40 余万种,公开发行的报刊有几万种,文献量很多,数字资源量(以三大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为例)有 22 414 TB。根据 2019 年的调查,全国的人均年阅读图书 4.5 种,数字资源7.8 种。面对这一组数字,用户怎么办?从用户的角度出发,用户无所适从、迷茫、雾中云海、没有方

作者简介:倪晓建,首都图书馆原馆长,教授,E-mail:nixiaojian1952@sina.com。
收稿日期:2020-09-18　修回日期:2020-10-15　本文起止页码:21-23　本文责任编辑:王传清

向。为了引导社会阅读,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了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王余光先生主编了《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文津图书奖每年从全国500家出版社的数十万种书里选出10种,目的是从图书海洋里挑点有用的;各地也推出了一些市民阅读书目,首都图书馆每年公布市民阅读书目;深圳福田区"一间书房",是一个老先生专门研究图书,定期推荐一种书,讲解一种书,非常好。

我们应该在守正当中有所作为,对文献进行高质量的处理。举古代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刘向、刘歆《七略》《别录》中的类序、提要。类序是什么?类序是一个类别的源流史和学术史,写得非常好。提要是一种文献的梗概要义和存世得失,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现在存世的还有不到10篇,可以看一下,人人都称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精到之处,不仅被图书馆学,还被文学、史学、文献学以及目录学都奉为经典,"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顾廷龙先生在指导研究生的时候,将它指定为研究生教材。北京师范大学的启功先生和刘乃和先生也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为文献学教材,是读遍天下书的功夫。张之洞有一句话写得也非常精彩,读了提要之后能够"得其门而入,事半功倍"。鲁迅先生虽然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异议,但是他也不得不说,如果真的想有点学问,也是可以看一看的。以读遍天下书的功夫为根底,才能写出此种提要。

20世纪80年代蔡尚思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从一开始100多种图书,到最后反复琢磨推荐了20种图书,他认为这20种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20世纪20、30年代有一个推荐书目运动,为了给徐雁和王余光先生编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写稿,假期中我找到那个时期编纂的推荐书目近千部,并分别写了提要。80年代,王瑶先生《关于李白书目问答》、唐圭璋先生《学习宋词必读书目》等,一些学者围绕自己一生研究的学科,推荐了必读书目。这些推荐书目极具可读性,为学生和社会指明了方向。

今天保基本的责任至少有以下3项任务:

2.1 精典推荐

蔡先生从1911年以前出版的8万种书里挑选出20种,这20种书是中国文化必须读的,不读就不能说自己是中国的文化人。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倡导全民阅读已经6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应该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完成建设任务。虽然我们读的书不多,学识水平达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社会的力量。图书馆应起一个组织的作用。要面向基层、各层级荐读;面向不同群体、社会、大众,就是刚才说的全民信息素养教育根植于社会需求,一方面需要政府主导,如北京市委宣传部正在组织编写北京市2021－2035年图书阅读规划;另一方面需要专业引领(各个学科)和社会参与共同完成荐读。图书馆的任务应该是起一个协调的作用。另外,要面向专题研究荐读,需要大学各系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们,有学养、有研判、有责任地进行荐读。一流的文献能够影响人的一生,激发创造力、想象力。于光远先生专门跟我交流过几次,他说他真正的大学就是在图书馆,所以他对图书馆心存感恩。北京大学在百年校庆的时候,请袁行霈等一批学者为本校的学生开列了必读书目30种。

这里的评说不是虚的,不是仅有几个目次就了事,也不能像"蚂蚁爬树"的菜名一样,看起来非常好,但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金开诚先生在报纸上说的一句话,"蚂蚁爬树"是芝麻炒粉条,你要不解释,那"蚂蚁爬树"30块钱一盘,到底是什么?值不值?没有解说是不行的。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出版图书要有提要,我到西单图书大厦,很多读者上那去买书,看看书就放下了,没有提要,他下不了决心,这是必须要讲的。我们今天要进行评说,要说明理由,说明它的品质,说明它的要点。当然我们达不到刘向、刘歆、纪晓岚的水平,但是我们也应该努力。我记得何其芳先生说过:"我不读三遍不敢下笔写一字。"要把书研究透,才向读者进行一些推荐。

2.2 精确引导

精确引导就是唤起国民阅读欲望。2019年统计的全国国民阅读率是59%,有些人希望全国的阅读率能提高到80%,如果达到这个水平,和谐社会、小康社会、文化修养就会提高一大步。现在很多人走到图书馆就像是"羊吃草",走到书店读书也没有一个方向。实际上社会有潜在的需要,朦胧的徘徊需要我们去引导。怎么引导?应该动员社会力量,图书馆应该想一些办法,无论公共的还是高校的图书馆,要想办法唤起民众阅读欲望,做一些工作。当然全国图书馆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如开展阅读日、阅读月、阅读季、读书节、开卷有益(针对个人)、诗书传家(针对家庭)、阅读之城(针对城市)、书香中国(针对全国)等活动。本来国家图书馆约我给西部地区讲《健康与阅读》,但今年上半年因为疫情,在网上讲了《健康与阅读》,引导大家在疫情时期好读书。阅读这件事大家都有责任,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各种媒体有社会责任,中央电视台白岩松等也在

推荐阅读,各个城市都有阅读推广大使。

2019 年世界媒体大会提出 3 个理念:移动为先,资源为王,用户为主。我们有资源,数字资源很多,应该精选,通过移动推送的方式去引导。目前网民有 8.5 亿,这 8.5 亿人不到图书馆,也可以通过手机阅读。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公共图书馆或者高校图书馆不作为,很多的信息资源都在里边,没有分主题地放在界面上。花费大量资金所建设的旅游、养生、烹调、育儿等各方面的资源,如文旅部的共享工程,我每年参与地方特色资源建设的评审,每年各省都在建设一批地方特色资源,有些资源非常好,这些应该让老百姓看到。图书馆要想办法,让老百姓一键上网。

3 关于用户的精准服务

在文献服务中,有个"最小努力原则",是指花费最少时间最少精力,能够在文献中找到自己理想的那些资源。在服务中,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地站在用户的角度,考虑用户的需要。我有个体会,本来想写篇文章,结果看看文章,看了几篇以后,创作的欲望没有了。我们要深入服务,激发用户的灵感,在目前文献信息处理方面,多是外表的、整体的。

目前在文献提供服务方面:有的是描述文献外表特征,为检索者提供文献出处;有的是揭示文献整体信息,提供文献内容梗概;有的是通过处理文献中的词语内容,为用户提供周遍性的信息;有的研究文献内容特点,提供参考决策信息;有的链接文献相关信息,提供网状关联信息。

站在今天的信息环境和用户需求的角度,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信息加工处理领域还存在不少遗憾,以往的信息加工重学术性研究轻实用性开发、重线索提供轻实质性信息给予、重整体信息加工轻单元信息筛选、重文献轻用户。在精准服务方面至少有两项工作可做。

3.1 单元信息的提供

这是信息加工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单元信息?就是在原始文献内部,有参考和引用价值的那些观点、方法、数据、结论等语句,用户在实践中最终需要的,就是写文章写书所引用的那一段话。一篇文章 7 000 字大部分都是水份,真正有用的,就那么一点点,有的文章还没有。我们要选择那些具有创新性、学术性、准确性的片段,做到实用和完整。站在学科的高度选读文献,完成"最小努力"的服务。如果按照一个学科建立一个单元信息数据库,可以为一个学科的研究人员提供服务,建立学科单元信息数据库,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3.2 功能信息的提供

什么叫功能信息?就是隐含在文献内部有开发价值的信息。如《文献检索课》,我讲过 20 多年,讲到年鉴时其作用就是来查实时统计资料,实际深入到里边,每一部年鉴可以有几百个功能词;再如《辞海》后边有 10 多种附录,大部人只知道能查找字词,但是不知道后面还有历史年表等。工具书里很多的都是有这种隐含的信息,这些隐含的信息就是我们所说的功能词或者功能的作用,我们要进行抽取。功能信息的加工以文献内部有完整意义的单元信息为对象,从文献第一页开始,逐页、逐段、逐单元进行功能词标引,功能词可以是文献中已有的单元信息,也可以根据某个段落中心内容自己拟定,然后形成功能信息数据库并建立检索系统。这是我们从用户需求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以上两种处理方式对消除信息的噪声、加速信息的交流、满足用户的"最小努力"需求来说是一条捷径。从目录学的角度来说,这不仅创造了新的信息,而且赋予了原始信息新的价值,完善了信息加工体系,具有信息评价功能,解决了用户利用文献的困难。

Keeping Positive Innovation——Exploration on the Document Processing Rooted in Users

Ni Xiaojian
Capital Library of China,Beijing 10002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aking users as the foundation, taking the service as the fundamental,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ssue of positive innov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Method/process**] It explained from two aspects: basic user needs and providing precise services to users. [**Result/conclusion**] As a library, it should guide the society to read, recommend books to the society, and also carry out in-depth processing of documents to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readers to use documents.

Keywords: recommended reading　precision service　unit information　function information